

大美涠洲

■ 廖德全

涠洲去过多次。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总想写点什么，有时甚至是强烈地想，但就下不了笔。实在是心存忐忑，担心笔力不逮，对不起涠洲啊！

这次不同，由市作协主席邱灼明先生组队，把北海的一帮子作家拉上岛，我也算一个，且布下任务：大家都得写。海鲜吃了，杯也碰了，牛也吹了，总得有个交差吧。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一)

从一般概念上说，涠洲即涠洲岛。只不过，有时候说涠洲，还包括了离它不远的斜阳岛及周边海域。在行政体制上，涠洲是一个建制镇，斜阳岛属其管辖。而斜阳岛与涠洲岛隔海相望，交通不便，登岛不易，且只有1平方多公里的面积，有100多岛民居住，人们所说的涠洲，一般也就指涠洲本岛了。

涠洲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10多万年前由海底火山喷发堆凝而成。火山喷发堆积物和珊瑚沉积融为一体，形成了奇特的海蚀、海积地貌。从高空鸟瞰，南部高峻奇险，而北部则开阔平缓，四周烟波浩渺，岛上植被茂密，就像一枚硕大的弓形翡翠，漂浮在大海之上。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23℃，雨量充沛。这也是涠洲作为没有大陆水源补给的海外孤岛，得以自我存活的一个重要原因。2005年10月，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全国34家媒体协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评选出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涠洲岛位列第二，排位第一的是西沙群岛，但尚未开发旅游，那么涠洲岛就是旅游目的地第一美岛了。2010年1月国家旅游局发出公告，涠洲岛鳄鱼山景区荣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其后几年，涠洲岛旅游迅速升温。据说，现在每天上岛游客已达3000多人，如果是长假黄金周，更是摩肩接踵、人满为患。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特别是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处女地，要成为旅游热点，为游客所心仪，得有一个过程，要宣传，要推介，要招徕，甚至采用各种手段去张扬拉客。涠洲天生丽质，一经媒体点破，再有官方介入，这个过程就短多了。中国人，有的是一哄而起的大本事。名副其实的神奇涠洲，在各方的热捧之中成为旅游胜地，实在也是情理之中。

我却有点担心，涠洲，你准备好了吗？每天接待数千人，这可是一个面积26平方公里、人口1.6万孤岛的难以承受之重啊！至今，岛上也多是些档次低下、设施落后的小酒店，接待能力较差。倒是散落在各处山坡海边的“农家乐”，收容了不少匆匆的脚步。孤岛更有致命之伤：水、电自备不足，大陆输送又困难重重，每年的台风季节，大风起兮浪滔天，开不了船，靠不了岸，如何是好？

在轮船的摇晃中，我就在想：涠洲，你大美大雅，魅力四射，却又是那样的鲜活稚嫩、娇脆易折，轻易地就会被蹂躏、被糟蹋、被过度旅游开发，那就可惜了！要坚持住你美丽的矜持和冷峻的高傲，对游客、造访者，哪怕是激情燃烧的投资开发商，也要有所选择、有所保留，勇于拒绝。不一定要当大家闺秀，但至少要做个小家碧玉，千万扮不得当街妓女噢。

(二)

上涠洲岛，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我首推火山口。

火山口，也即火山喷发的烈焰之口，是涠洲岛的起点、生命的源头。地处涠洲岛的西南边，“鳄鱼山”脚下，是岛上最主要的景区之一，游客必到之处。

临近火山口的路边台地上，建有一个国家地质公园主标志广场，立有一个十多米高的标志性建筑物，外表以火山石粉浆喷塑，状如一座巨大的火山石，突显了火山特点。站在小广场来张小照做纪念，是常人之举。

往前走不远，有一个火山地质博物馆。博物馆不大，为一幢圆形的建筑物，相对于涠洲火山而言，还算是宽敞的。橱柜里摆放一些火山遗物，有火山石、火山蛋，以及珊瑚化石、各式贝类化石，等等。还有一个环形小放映厅，不时播放一段火山爆发的电视短片，让来人先有点对火山的感性认识，来点从视觉到心灵的震撼。这里我来过多次，已提不起兴趣，震撼不起来了。既然上了岛，全岛即为火山，满山都是火山遗物，哪怕是昨夜才盛开的烂漫山花，也因了这火山，才孕育出了生命与灵魂，这些都是了解火山的真实所在。当然，有这么一个馆，有一些摆设，作为科普教育，让人了解一点火山爆发的知识，还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的火山口，已被辟为国家地质公园。当然，整个涠洲岛就是一个大公园，这里不过是一个园中之园罢了。从鳄鱼山下到火山口，是一段很陡的崖坡，原来危崖陡峭，上上下下要攀藤附葛，艰难多多。前些年修了木栈道，铺陈于茂林修竹之中，顺坡就崖，蜿蜒有致，方便多了。

火山口其实就是一大片火山熔岩及岩石嵯峨的海滩。当你七拐八拐、一蹦三跳地来到火山口，随处都可以看见火山喷发的遗迹，会情不自禁地回到十多万年前爆发的那场海天之间搏杀的壮烈情景中。

你看，那一层铺压一层的熔岩，早已累叠成参差的悬崖。悬崖之上，挂满了藤蔓杂草，疯长着枝丫斜横的相思树，不知名的这树那树，一蓬二苑的翠竹，还有簇簇串串的仙人掌，也不知根着何处，无论是石是土，只要有所黏附，就会极其顽强而热烈地伸展，上面缀着一朵又一朵的金黄色小花，间或还有诱人的紫红仙人果，生机盎然，蓬蓬勃勃。即便如此，仍依稀可见当年壮烈之光景。现在，熔岩已不再浩荡奔涌，已不再烈焰腾空，但作为当年的火山岩浆，却仍然是一浪拥着一浪，一团叠着一团，镶嵌着一颗又一颗的火山弹，隐隐透着一种灼人的黯红，像是余烬尚燃，熠熠有焰。其时的火山口，不，当年的火山，一定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海天之间，岩浆滚滚，海浪滔滔。岩浆烧红了海水，海水吞没了岩浆；而数不清的火山弹——当初应该是一块块坚石，或者其他什么珍稀矿石，为岩浆所喷射，一颗接着一颗，一颗追着一颗，炮弹雨林似的从海底深处呼啸而出，铺天盖地，直射苍穹。也不知持续了多久，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不得而知。人们所知道的是，到最后，奇观落幕，奇迹出现，茫茫大海让出一个位置，熊熊烈焰渐次熄灭，岩浆浴海而成山，涠洲岛拔海而起，巍巍然屹立于海天之中。至此，你不得不有所感慨：压之愈深而喷之愈烈，孕之愈久而成之愈坚啊！火山如此，于人于事其有外乎？

(三)

鳄鱼山下，从火山口往西，铺设了一条长长的火山景观长廊。踏上乌黑坚实的老船木，相约慢慢往前走，不多几步就会进入一个火山的童话世界。

首先看到的，是惊心动魄的“百兽闹海”。

在这一片海滩之上，在海水一浪一浪的簇拥间，昔日的火山石，由于烈焰的冶炼，海潮的侵蚀，风雨的磨刷，被赋予了神奇的形态和生命，于是就有了这一方“百兽闹海”的波澜壮阔。栩栩如生的海底怪兽，浴海而来，浩荡而聚，就在这里，或立或卧，或动或静，或大或小，或寡或众，凝固成恒久的宿命。以蓝天作背景，以浅滩作舞台，以海涛作和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乐此不疲，无休无歇，陶醉在各自的角色里，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忘情地演绎涠洲岛的久远故事。说是“百兽闹海”，岂止“百兽”？星罗棋布，盈海盈滩，数不清，理还乱。有此“百兽”，这一方海域不再寂寞，而热闹非凡。

再往前走，“百兽”悄然逊位，只见一尊又一尊巨大的火山石，傲然而立，器宇非凡，任凭风吹浪打，丝毫不为所动。走到这里，一定会想到一个成语：“海枯石烂”。是的，“海枯石烂”！据说，常常有一对一对的年轻人，到这里拍婚照、留倩影，流连忘返。其意思再浅显不过：海可枯，石可烂，此情永不变。海不会枯，石不会烂，那么他们的爱情、婚姻也就似海之深、似石之坚而永存了。婚姻，人生之大事矣！以海浴磐石作倚靠，立此存照，不仅是人生又一开端的良好祝愿、千万祈盼，也留下了人生的美好瞬间、幸福的记忆。大海会祝福他们的。

倒是有一则真人真事，北海路人皆知。说的是几年前的某一天，一位皓皓老者，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其时已是82岁高龄，携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到这里。不多不少，女子28岁，数字刚好倒了过来。他们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亦步亦趋，从鳄鱼山蹒跚而来，顺栈道逐级而下。开始时，多少还有点距离和尴尬，走着走着，82岁的老翁竟主动为28岁的女子拿背包，俩人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搀扶到了一起。400多级台阶，坡陡如壁，年轻人尚是举步费力，老者竟如履平地，轻松得胜似闲庭信步。虽有“岁月不饶人”一说，但我更坚信爱情使人年轻。讲故事的人说，就是到了“海枯石烂”这个地方，双方心中豁然明朗，不由自主地表明心迹。于是，就有了老先生和青春靓女的“情定涠洲岛”，有了这一段真真假假、亦真亦幻的民间佳话。大海作证：是涠洲，使老先生重返青春；是涠洲，成就一段旷世姻缘。

继续往前走，便来到雅雅的月亮湾了。一湾的碧蓝海水，一湾的金色沙滩，一湾的黧黑石块，弯弯的月亮，月亮弯弯，轻易就把游人的脚步留住，把挑剔的目光留住，把躁动的心留住，让人心胸大开，神清气爽。早些年，这浅浅的海滩，有的是小虾、海贝、小螃蟹，轻轻移开石块，就可逮个正着。有了这些小精灵，会有更多的欢乐与笑声。现在来的人多了，小家伙受到了惊吓，已遁回大海，躲进了别的地方，可惜了。用心去找，也还会偶见一二，毕竟少了，不成其趣。我们一群所谓作家，老大不小的，并不在乎这些小玩儿，多几个更好，少了也无所谓，还是兴致勃勃，嘻嘻哈哈，乐不思蜀。

走着，看着，聊着，想着，灼明冷不丁提醒大家，这里的小石块千奇百怪，形态各异，一不小心拣个宝贝也不一定哩。不知是谁的高论，说拣几块回去当镇纸也可以嘛。一时间，大家东觅西寻，不时为自己的新发现而欢呼，一惊二咋，呼朋唤友。灼明好运，他找到了一块巴掌大的，也不知什么石，上面隐隐约约有点纹理，他名之为“老子讲道”，当成了天赐瑰宝，欢天喜地在我面前炫耀。我一看，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俨然一幅抽象派的杰作，像雾像雨又像风。人世间，天地万物皆有生命，皆有灵魂。哪怕一块顽石，粗劣不堪，如能独具慧眼，心有灵犀，一经点化，

便可化朽为宝，点石成金。这也是人世间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物我奇缘。我无缘于此，游逛半日，空手而归，但捡了个好心情，也值了。

(四)

在鳄鱼山下，山海连接处，有个神秘的“贼佬洞”，深不可测，藏宝无数。这一说法，源于一段史实。

清嘉庆年间，有个江洋大盗叫张保仔。他 15 岁那年，随父出海打鱼，被郑一的“红旗帮”海盗掳去，从此落水成盗。不几年，郑一在一场台风中落海溺亡，其妻郑一嫂成为红旗帮首领。郑一嫂很欣赏张保仔的性格与才干，“明为主仆，暗为夫妻”，遂授予重权，命他自领一队盗船营生，大本营就设在濠洲岛。这张保仔也非等闲之辈，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对部属约法三章：私逃上岸者，初犯割耳，再犯立杀；所得八成归公，二成作奖，私窃公物者立杀；奸淫妇女者立杀。还明确规定：专劫官船、粮船和洋船；凡向百姓买东西，须加倍付钱，如有强取百姓东西者立即处死。

由于张保仔为盗有方，最终执掌了“红旗帮”。在其治下，“红旗帮”势力越来越大，全盛时期有部属 7 万之众，大小船只近 2000 艘，装备精良，不可一世。其横行海上多年，经常在南海海面袭击往来之葡、西、荷、英等国船舰和政府官船，屡屡得手，使之闻风丧胆。后来，困于政府海禁，失之接济，遂被招安，归顺朝廷。张保仔出降时，计有船只 270 多艘，大炮 1200 多门，刀、矛等兵器 7000 多件，部众 16000 多人；而其积攒多年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不可胜数，却无人觅得其踪。随着张保仔的郁郁而亡，其所掠宝藏也就成了不解之谜。濠洲岛，张保仔发祥之地，曾经的大本营，孤悬海外，官兵罕至，就有理由被疑为其藏宝之首选地了。“贼佬洞”，莫非真有其事，还深藏着张保仔的天大秘密？据说，前些年还真有人在这一带捡到了不少宝物，沸沸扬扬，煞有其事。

站在“贼佬洞”前，我不思其宝而想其人。张保仔，奇人也。从盗以来，他从小马仔做起，直做到一大盗帮之总舵主，劈波斩浪，掠船越货，没点真本事是不行的。他每次行动，总要做些法事，烧香拜神，念念有词，请求“神仙”指路；然而其事先就有约定，那所谓“神仙”不过是他的代言而已，完全按他的意思发出“神旨”。如此装神弄鬼，小喽啰们哪里得知，以为真有神明指路，必胜无疑，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战无不胜。他的一段降文尤为精彩：“今蚁等生逢盛世，本乃良民。或因结交不慎，而陷入迷途；或因俯养无资，而充投逆旅；或因贸易而被掳江湖；或因负罪而潜身泽国。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其后遂至盈千上万。加以年荒岁歉，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夺无以谋生，不抗师无以保命……”字斟句酌，文风沛然，合情合理，不卑而亢。强盗逻辑，莫过如此矣。张保仔 15 岁落草，应该没读什么书，没多少文墨，基本上是在海盗生涯中自学成才，能有如此水平作为，实在也是了不起之事。令人纳闷的是，当时帝国列强船只，可以沧海横行，漠视大清皇朝的威武水师，却对一介海盗不敢侧目，乃至望风而逃；而大清的坚牢海禁，禁得了泱泱大国之军民，却挡不住蛮夷小国的坚船利炮。历史，竟如此的匪夷所思；胜败，竟如此的有悖常理。但使保仔今尚在，万里海疆当如何？“贼佬洞”洞口大开，却说不出半个字来；海水哗哗，喧闹不止，谁又能听懂它的诉说？

(五)

如果说火山口地质公园路陡坡长，上上下下的攀爬，略嫌辛苦劳累，那就驱车到石螺口吧。这儿，有平缓的沙滩辽阔的海，徐徐的海风蓝蓝的天，游玩起来轻松多了。石螺口海滩位于涠洲岛的西面，一座小山由南而北缓缓升高，到了岸边戛然悬峭而为崖，状如巨大的石螺，石螺口由此得名。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是午后。这时的石螺口，游客不少，男女老少，天南地北，踟蹰溜达的，选景拍照的，小坐歇脚的，嬉戏追逐的，各式人等，各有所好，但脸上都写满了轻松愉快，一派祥和安宁。

记得几年前，我陪北京来的一位大首长到这里，海滩上大概也是这样的场景。所不同的是，一大群游客——主要是几位标致出众的女游客，一眼认出了这位领导，因是她们那里的老书记，就大声欢呼起来：“×书记，您好！×书记，您好！”边喊边围拢过来了。那些年做接待工作，紧张得没法对外人说，一切都得按计划进行，一切都得按程序运作，不能有任何的意外，如有任何闪失，那是无法交代的。往往是从接受任务开始，就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状态，直到送别首长的飞机或汽车看不见了，悬着的心才算落地。突遇如此场面，拦又拦不了，躲又不能躲，劝又不好劝，我一时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如何应对。还好，首长豁达，从容应对，向人群招招手：“大家好！”随和地迎了过去，与游客握手、照相，气氛融洽，如遇故友。那天的石螺口，景好人好运气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次旧地重游，轻松多了。辽阔的海面上，渔帆点点，欲行还泊，远远近近，影影绰绰。几只鸥鸟，不知是在觅食还是急于归巢，在远处翻飞，忽高忽低，时疾时缓，忽而又来个高难度的急转弯，漂亮得让人目眩，为静静的海面画上了一道又一道不规则的弧线，增加了几分生动与活泼。脚下的沙滩，沿着长长的岸线逶迤而去，宽敞而平缓。沙粒细白柔软，在夕阳的映照下，像是镏金洒银，耀人眼目；人行走其上，也是身披霞光，耀眼夺目。堤岸之上，五六十年代种下的木麻黄（马尾松）、相思树，早已绿树成荫；绿树丛中，搭有简单的茅草棚，一间两间三四间，方便游客泳后简易冲洗，简陋中略显几分乡村的古朴风流。三五个戴着斗笠的渔妇，在树下不紧不慢地穿梭织网，编织她们的悠悠岁月、她们的大海之梦。红白蓝相间的太阳伞下，是戴着太阳镜躺着梦游的游客，悠然自得，闲适安然。既偷得半日清闲，得乐且乐去吧。

石螺口水清而温净，是上好的潜水基地。岸边，就那小草棚，有人专营此道。如果有兴趣，当然也还得有一点点小胆量，就可到那草棚里换上潜水服，跟着教练三比两划，掌握点基本要领，明白升潜规则，在水下与教练沟通的几个动作，就可以随教练出海了。当你生平第一次潜入数米乃至十数米深的海底，探究神秘的海底世界，与色彩斑斓的活珊瑚来个亲密接触，看游鱼在你身边嬉戏耍滑，给海贝轻轻翻身，会让你的涠洲之旅终生难忘。还有，别忘了在海底拍照，让教练或潜友把你在大海深处的英武形象拍下来，那就更牛了。如果不想下海，或者身体不宜下海，也不用勉强，有以玻璃作底的观光船，把人拉到海中，如果运气好，遇上天朗气清、水静波平的好天气，也还是有机会看到千姿百态的海底活珊瑚。不过，比起亲潜海底，得以零距离接触和观赏海底世界，那就差多了。

路边树荫下，有一溜儿小摊在摆卖东西。有泳衣、草帽、墨镜、贝壳、项链、手镯，还有干海货等，零零星星，五花八门。我注意到，有位老太太在卖香蕉，小小的，就盈盈一指粗细。这

是我所见到、吃到最小，也是最为香甜可口的香蕉，当地人称之为“火山蕉”，是涠洲岛真正的特有物产。涠洲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盛产香蕉，品种繁多不说，更得益于火山特质，有极为丰富的有机物质，对人体大为有益。但香蕉种植规模不大，价格便宜，基本上不能产生多大经济效益。特别是这种小“火山蕉”，产量很少，卖不起价钱，当地人平常多是爱理不理、爱吃不吃的。只是老太太闲来无事，采摘一点在这里随意摆卖而已。不贵，一元钱就能买一大串。老太太已是白发苍苍，却身板硬朗，神闲气定，泰然有福。看得出来，她也不为钱，只为心情，为打发日复一日的老旧日子。我跟她闲聊，说您老大年纪了，该好好在家享清福了。她说，今年才80岁，还不老，做这点事还不累，上面还有老阿公、老阿婆呢。我很感动，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敬重甚至敬畏，一时心度度的，赶快掏钱买了几大串，大家分而食之。这“火山蕉”，那真叫好。

离开石螺口，走出许远，我还频频回望。一幅绚丽的滨海夕照图，跃然于海天之间，跃然于心，伴我归程，随我入梦。

(六)

涠洲天主教堂，也是游客必到之处。

教堂者，传教之堂也，始于西方，遍及世界，普通得就像到处都有学校一样，不足为奇。但在涠洲，一个远离大陆的海外孤岛，人烟不旺，交通不便，百业不兴，建有如此规模的一个教堂，应该有其非凡之处。这里我也来过多次，仰望高高的钟楼及其塔尖，发人幽思，遐想联翩。

清代中晚期，海盗横行，而政府又剿之无力，甚是无奈。虽张保仔之流盗亦有道，有其行规约法，不轻易扰民，但对政府是毫不客气的。能抢就抢，能断就断；海上横行，还上岸掳掠。盗毕竟是盗啊！他总得生存，总有所贪图，不然不抢不夺何以为继，不抢不夺何以为盗？而涠洲，又曾是张保仔的大本营、根据地，按当时政府的说法，涠洲岛“孤悬大海，最易藏奸”。因而，勒行“永远封禁”令。政府自己鞭短难及，无法经营而又不能轻易让位于“奸”，便行此下下之策。同时，还实行严厉海禁，强令“片帆不得入海”，沿海居民一律后撤，在海陆之间清出一块“无人区”，让海匪失却接济，不剿自灭。至于海边渔民，如何转产转业？怎么过日子？政府就管不着了。毕竟，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姑息养盗，必成大患，那还了得？现在的北海，在永安城、冠头岭、地角、高德以及乾江一带，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炮台、雕楼遗址，这便是当年的屯兵之所。这些设施，多数说是为了防范外强入侵，抵御外患，但我觉得，更大的功能应该是“海禁”，是执行“片帆不得入海”之国策、阻止海上往来的震慑机关及其设施。因而，随着政府的“重开岛禁”，这些机关及设施也便不了了之。

涠洲岛虽一介孤岛，但地扼北部湾要冲，隔海与北海、雷州半岛、钦防一线陆域遥遥相望，互为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就把涠洲作为重要战略基地，强行霸占达7年之久，几乎是整个抗战时期，直至其兵败投降，涠洲岛才重回人民手中。而当年大军解放海南岛，作为集结训练基地和总攻始发港之一，这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样一个地方，当然人皆想而得之。而以传达上帝福音为己任的天主教会，时刻都不会忘记其神圣使命，要救赎自己，救赎人类，因而会不遗余力地传教。但碍于中国当时的“海禁”，他们只能望岛兴叹，不得其门而入。

然时过境迁。清同治六年（1867年），张保仔已死去近半个世纪。当年不可一世的海盗，随着

张保仔的出降和带兵反剿，已作鸟兽散，或死或降或逃或藏，尚有几个毛贼，也已不复为海上之大患了。于是，清政府决定“重开岛禁”。这一福音，不只泽于濠洲一岛、过往船只、四周友邻，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也抓住这一机会，迅速派神父上岛传教。而此其时，在广东梅州一带，为了“入籍”和公平税赋，其实也是为了一己之生存权，爆发了“土客”之争，成千上万从福建、江西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与世居于此的当地人发生械斗，由于官方劝阻无力，处置不当，逐步升级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这下麻烦可就大了。为息纷争，一大批客家人被异地安置到了“重开岛禁”的孤岛濠洲。现在岛上的客家人，便是当年被转移安置的客家人的后裔。这批远道而来的客家人，就成了当年濠洲岛的第一批天主教忠实信徒，而濠洲天主教，也得以随岛上客家人的繁衍发展而持续到今天。

有了人，有了被驱赶心怀怨气的社会底层群体，以自救救人为使命的天主教要想叩门而入，就再容易不过了。所以，当那位范神父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到来之时，也刚刚渡海登岛的客家人，就对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宽容与热情，以他们的方式，欢迎范神父的到来。否则，很难想象，一个外国人，哪怕他有再高的宗教修养，经纶满腹，学富五车，有济世之才，语言不通何以交往？不要说传教、兴建教堂，不被看作外星人、怪物而驱赶，或饿毙海滩，或狼狈出逃，就已是万事大吉了。更何况，客家人的领地，一般都是失而复得，从“出客”到“入主”，远道迁徙而来，付出了多少辛劳血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就算是一亩三分地，也是根之所系，命之所在，外人外教岂能轻易进入？最大的可能是，范神父弃船上岸后，遇到岛民就比手画脚，夹杂一两个汉语或者粤语单词，艰难地做通岛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着急地寻找知音，建立开展工作的群众基础。而立足未稳的客家人，正惘然不知所措呢，神父来了，传播福音，救赎苦难，正是他们所渴望的心灵鸡汤。要不，为什么教堂选址，不在海边以观沧海，不在山上以登高望远，不在城里以哗众取宠，而选在孤岛上的盛唐村侧？这里，我认真察看过，仅是一块平缓的坡地，前无照，后无靠，无山无水无龙脉，不论从风水学的角度，还是从人群聚居、辐射半径来说，都没有任何地理上的优势。理由只有一条，这里全是新入籍的客家人，他们正需要“福音”的抚慰。

教堂是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整个建筑群由教堂、男女修道院、医院、神父楼、育婴堂和学校等组成，是当时全国四大教堂之一。由于“文革”的扫“四旧”，除教堂和钟楼外，其余都已荡然无存。即便如此，在四周低矮民居和林木的衬托下，天主堂仍显高大雄伟，颇有气势。当时还没有钢筋水泥，海陆交通极为困难，建筑材料只能全部取自于岛上。其墙体用砖，是以濠洲的火山石切割打磨而成，所用砂浆则是以濠洲特有的珊瑚石烧制成石灰，拌以沙土和适量红糖、糯米饭等，还有必要的竹木和瓦片，也是本土产物，而非本土之物的钉钉铆铆，一概不用。如此建筑有多么的艰难，不好凭空想象，但总共 2000 平方米左右的建筑，历经 20 年始得建成，其间所耗心力，大可推测一二。教堂的开间和高度，实为当时所罕见。而百多年来，任凭狂风暴雨、雷霆万钧，得以保存完好，可谓一大建筑奇迹。这些，不能完全说是客家人的技术和功劳，但至少，客家人的土楼、围屋，也一样地使用了石灰、沙土、红糖和糯米饭，而欧洲建筑，国内其他建筑，是不大会使用这些材料的。就算范神父再聪明、再天才，也想不到、用不上这些东西，只有客家人，世代承袭，代代相传，这特殊工艺、特殊材料才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站在高耸的教堂下，会对执着的范神父及其后继者萌生一丝不易淡去的敬畏。他不远万里来

到中国，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孤岛，为的是什​​么？是否在顽强地推行其宗教殖民及其相应的文化殖民，姑且不论，单就这种执着的宗教精神或者敬业精神，还是令人钦佩的。其所负责承建的教堂，严格按设计要求执行，不得有丝毫的篡改和变通。没有材料，缺乏人才，语言不通，都不是困难，就地取材，就地招工，土法上马，也要建成与欧洲本土无二的教堂，建成今天这个样子。不仅如此，他还先后筹资兴建了医院、育婴堂和学校，虔诚地传播天主“福音”，也实实在在地做点人间“福事”，虚实结合，双管齐下，让百姓真实地感受到了天主之“福”。在后来的悠悠岁月中，有多位传教士为传播“天主”之爱，长眠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小岛上，为宗教事业倾注了他们的全部心血，奉献了宝贵的生命。今天，这座闻名遐迩的天主堂，还继续传播着“天主”福音。只不过，钟楼顶上时不时鸣响的钟声，似已渐渐老去，远不及当年昂扬激越了。好在教堂后面的几棵老树，越百年而益壮，生机勃勃，郁郁葱葱；而盛唐村，已然人丁兴旺，乡邻和睦，其乐融融矣。或许，这也是得益于天主之福泽罢。

(七)

在濠洲岛，最具特色、最具魅力的地方，应该是五彩滩。

五彩滩，也叫芝麻滩。此处的沙滩，不像银滩金滩，或白或黄，颜色较为纯净，而是白沙之中混入黑色细沙，像是铺满一摊的芝麻。

我们到来的时候，早潮已退，晚潮在涨，芝麻滩甚为宽敞。经海水漂洗，一摊的“芝麻”，粒粒清新，颗颗饱满，韵味十足，令人不忍下脚。这“芝麻”从何而来，如何生成？难道，是当年的烈火炼就？可为何火山口、石螺口之海滩，又是那样的洁净，没有半粒“芝麻”？问村民，无以回答；问同行，摇头以对。同一样的火山遗物，却有不一样的沙滩，不得不让人惊叹老天爷造化之奇妙。

从芝麻滩往东走，沙滩渐隐，只见一大片火山岩石，层层叠盖，方棱有角，一梯一级的向大海延伸。百十年来，那时还没有生态环保意识，也还没有旅游概念，村民就在这一带开采石块，建筑房屋，搭建猪舍。海边石滩上，就留下了处处高低不平的采痕。奇的是，这些采痕，多为一方一格，层次分明，形成了数不清的大大小的直角几何图形，根本就不像其他采石场，坑坑洼洼，如一片废墟，狼藉不堪。据我观察和了解，村民们开采，也没用什么现代技术和工具，只是就其纹理，以简单的钢钎顺势而为。眼前的石滩，汪汪清水一方连着一方、一洼接着一洼，在蓝天的映衬下，清澈湛蓝，一碧如镜。间或，还有裸露的海蚀岩，或大或小、形态各异的火山石，壮壮实实，参差巍峨，构成了一幅壮阔而奇异的大海石滩图。无知的人们，无意中对海滩进行了破坏；而这种无意的破坏，又成就了目前的奇异风景。

踩着 10 多万年前生成的石板，跳跃过一方又一方的积水，我激动地往前走。一边是火山岩岸，岩石嵯峨峥嵘，陡峭险峻。而其上，不乏草木青苔，水注滴答，没隔多远，会露出一个岩洞，或深或浅，或宽或窄，苍老而幽远。另一边，则是浩瀚大海：远处，蓝蓝的天，蓝蓝的水，白云朵朵空中飘，海天一色，辽阔无际，旷远得让你会长长地大舒一口气，顿感心胸开阔，畅快无比。近处，点点渔帆在耕波织海，有如渔歌唱晚之景；而身边甚或脚下，微风正推拥着海水，温柔地亲吻着火山岩石，昵舔着伸向海滩的石板，不时飞溅起浪花朵朵，似珠如雪，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我停不下脚步，忘情地往前走，总觉得前面的景色会更好。岸很长，望不到头。边行走，边观赏，也不知走了多远，就是不觉得累，一点疲惫也没有。大伙已多次催我，说要赶快往回走，一会涨潮就过不来了。也是的，潮水无情，不可执拗为之。据说，海边的猪是淹不着的，它知道何时涨潮何时退潮。退潮了便到海滩上大觅其食，涨潮了及时撤离，是不会自作珠江之浮猪的。而人不同，往往是妄自尊大，不识潮之涨落，身处险境还浑然无觉、自得其乐呢。总会有那么些人，自以为能洞察一切，稳控一切，不知退避，不识谦让，殊不知大潮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已是避之不及、回头无岸。不是猪比人聪明，而是自然界有其生存法则，猪能识之守之，有人心贪而不能自觉自知矣。

从芝麻滩往回走，心中似有丝丝惆怅。原始的芝麻滩，包括这一片石滩，当初是什么样子，没见过，要寻一两幅老照片也不可得，很可能是大雅大美，美不胜收；但那已是过去式，历史已经回不去了，改造过的自然生态已不可复原了，芝麻滩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倒也别有韵致。这一切，孰非人为？孰能人为？无意中创造的奇迹，是不可再复制的。芝麻滩的形成是一种巧合，是一种天造地设之美。时代在发展，认识在提升，相信芝麻滩不会再被胡乱开挖了。这就好。

芝麻滩，我还会再来的。

(八)

在涠洲岛，特别让人难忘的，是品尝海鲜。

在北海城里，在茶肆酒桌上，一不小心碰到涠洲人，他要是跟你显摆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海鲜。“涠洲海鲜，多了去了！”接着他会告诉你，前些年，涠洲的鱼多得可沤肥哩。小孩子在海边抛下钓，准会钓上几条大鲷鱼，沙钻鱼那是一串一串的，没准还能拖上几条大石斑呢。他故意不说“钓”而说“拖”，生动形象不说，那“拖”的动作更加用力费劲，那鱼要“拖”才能上来，可见之大，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有几位涠洲籍的好友同事，经常说起他们还光腚时候的赶海故事。说台风过后，或者什么风潮过后，沙滩上总会留下一滩的螃蟹、海贝，还有大大小小的鱼。他们一群小屁孩，拿个网兜、竹筐什么的，一丝不挂就跑到海滩上捡。“真多，捡到你不愿捡。回到家里吃饭，闻到鱼腥就想呕，海鲜吃得你倒胃。”一位地方领导给上级汇报说：“那时涠洲真穷，百姓穷得只剩下海鲜了。”话听着令人费解，却是实情。涠洲，物产并不丰富，是大海养活了涠洲，鲜活了涠洲，丰润了涠洲。

涠洲海鲜，不能只讲鲜活，还得讲生猛，叫“生猛海鲜”。什么叫“生猛”？涠洲仔会给你吹，“生猛”就是姑娘18岁，气血两旺，活蹦乱跳，水灵水现，鲜美无比，那是真海鲜。而到了外地，百把千里，离开了本乡本土，离开了特定环境，那就是徐娘半老，还活着，但不再生猛，已是“海产品”，而不再是“生猛海鲜”了。如果过了长江黄河，虽有空运快递，也得隔以时日，虽输了氧、镇了冰，那也是80岁老太太顽强地活着，已不再鲜活，只能算是“海味”了。

既然到了涠洲，是不能不一饱口福的。

头天晚上，在餐馆里，我们已干了一场。看到新鲜东西就乱点乱上，反正也不贵，人多热闹，一饱为快。倒也风卷残云，觥筹交错，却没品出什么特别味道来。久居北海，生猛海鲜司空见惯，蒸煮煎炸，白灼，红焖，酸甜，麻辣，无所不尝。寻常之味，不足为奇，根本体会不出涠洲仔说的那种“生猛”味道来。

倒是第二天晚上，考察已经结束，该放松放松了。

开饭时间未到，我们先到海鲜市场去转一转，漫无目的，只是乱逛。进入市场，就有点眼花缭乱了。偌大的市场，海鲜品种多得不可胜数，鱼虾蟹蜆、沙虫海贝、鲍鱼海参、鱿鱼墨鱼，应有尽有，让人大开眼界，目不暇接。也是口福所至，一位渔妇水盆里的一条数斤重的大活鱼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叫什么鱼说不上来，样子很好看，青背白肚，鲜活有劲，符合“生猛”标准。渔妇说，深海鱼，是很难碰到的，很好吃。三说两说，看价钱适中，我们一位美女作家就大方出手，掏钱买下了。再小选几样，我们就兴冲冲拿回饭店加工去。

也许是触景生情，我突然想到，到濠洲，最好还是住“农家乐”，就到这市场，选购了若干自己心仪之物，给农家一点加工费，就尽情品尝去，那应是人生一大美事。当然，也可以亲自掌勺，按你的口味或天才想象力，随心所欲，一显身手，那才过瘾呢。就在农家门前郁郁葱葱的波罗蜜树下，三五好友，把酒临风，看浪翻浪卷，听渔歌唱和，那定是令人乐不思蜀的好时光，

是夜之餐，把我们一行的活动推向了最高潮。这不，灼明先生随口吟了一句：“文人若无酒，日月也无光。”也不知是谁的原创，很对胃口，作家们就激动起来了，纷纷对号入座，以为自己就是“文人”了，不能枉担名头，便开怀畅饮，大吹大擂起来。

我很欣赏三位老作家的三重唱——《游击队之歌》。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老先生唱起来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和声独唱，合唱轮唱，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沉雄浑，唱功炉火纯青，精湛老到。一问，原来三位已是多年的老文友、老歌友了，其中两位还是亲兄弟，从读小学开始就有合作，现在都六七十岁了，唱了几十年，难怪合作那么娴熟默契。一位姓葛的老总，在赚钱之余，散文也写得很棒，平时不大言语，老实人一个。几杯酒下肚，把激情燃烧起来了，独演了一段北海（合浦）地方戏《老杨公》，惟妙惟肖，滑稽可爱，令人捧腹，笑声不断。孰料，灼明也是酒入情怀诗兴起，耐不得寂寞，放声朗诵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抑扬顿挫，声洪情茂。诗人就是诗人，吟起诗来激情澎湃，一腔热血，昂昂然有如东坡之问天。几位美女作家早就按捺不住，能歌的一展歌喉，善舞者一展舞技，你方唱罢我登台，一曲未终舞又来，歌不停，酒正酣。我抗不住众人的怂恿调唆，也是趁着几分酒胆，自演了一小段，水平如何不好自吹，不说也罢，掌声笑声不少就是了。

大家唱着，吟着，喝着，闹着，笑着，很投入，很忘情，早已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把一桌的海鲜都给忘了，美女作家买的大鱼，酒家的精烹细作，也没吃出个东西南北来，早已随三杯两盏美酒，化作爽爽朗朗的歌声诗声与笑声，随风潜入夜，洒落大海中。

（九）

回到住所，已是灯火阑珊。窗外不远处，正是妙趣横生的猪仔岭。这座突兀孤立的小岛，酷似一头大肥猪，身躯丰盈，剽悍粗犷，还有小小的双眼，短短的耳朵，高高的前额，匍匐有样，生动逼真。可惜，一块形似猪嘴的岩石，已訇然塌落，大失当年之风采神韵。与之遥遥相对，我心有不安，酒意未醒，人却难眠。是否因为人来太多太泛滥之故？要不，为什么千年不塌万年不塌，碰巧这个时候才坍塌？看似偶然，却也可疑为濠洲岛不堪重负的一声长叹。再一想，此行还有斜阳岛、“滴水丹屏”等好多地方未到呢，那也都是该去的地方。也罢，留点遗憾吧。一路走来，已看到了亮亮丽丽的濠洲、实实在在的濠洲，十多万年的沧海桑田之变，这里已成人间蓬莱。这

就够了。更何况，大美涠洲，风光无限，岂可一眼而尽收？而明天的涠洲，还会锦上添花，再发新枝。今夜，我就在这里，与海浪共起舞，与海风共吟唱，与海岛共入梦。

在涠洲，我醉了，却不是因为酒。

（作者系北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